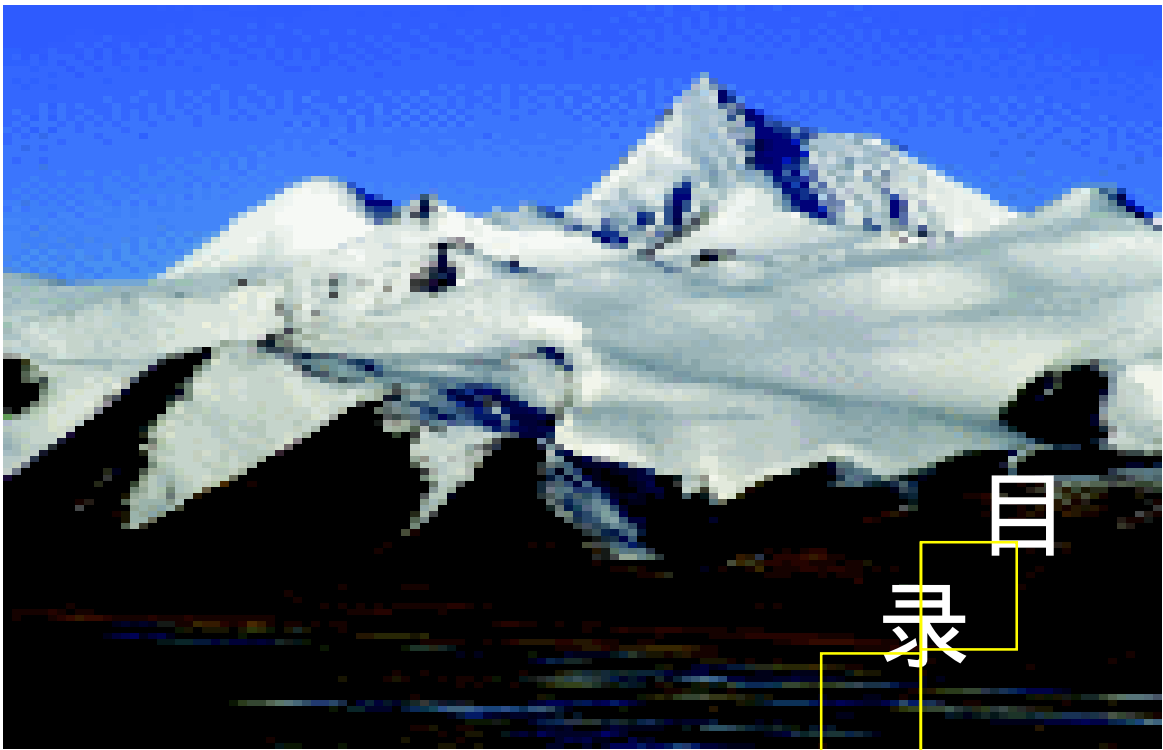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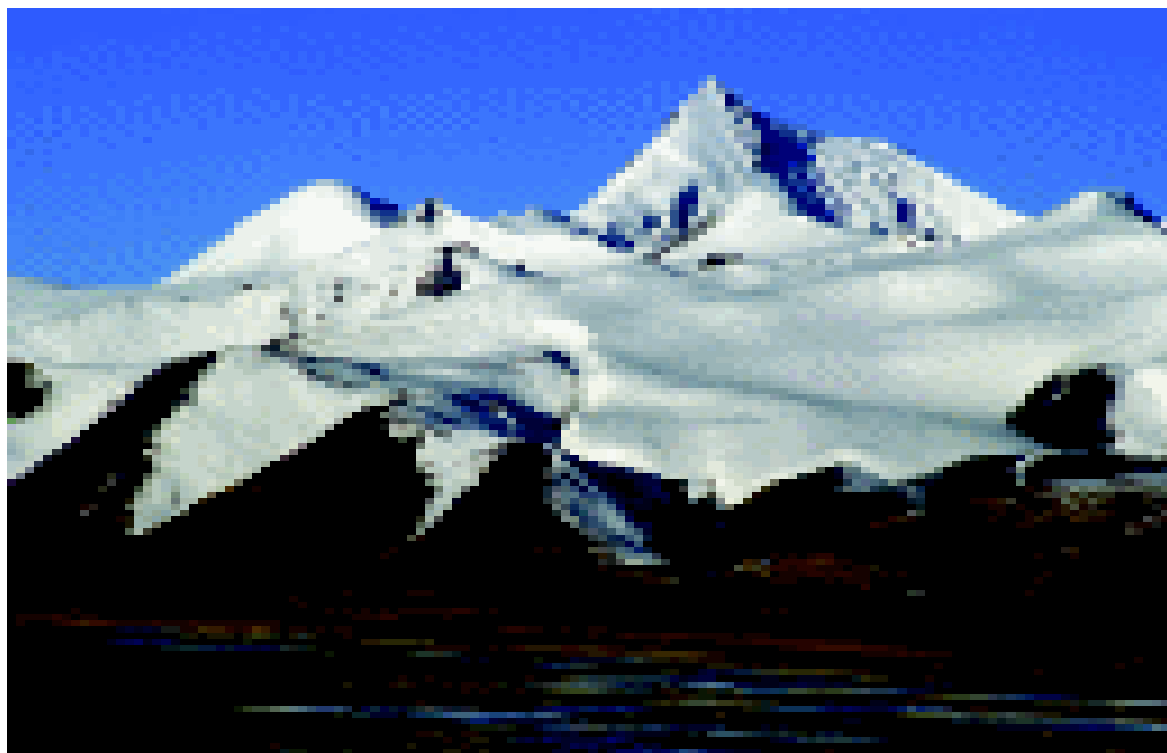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我的朋友税晓洁一二事	龙虎林
自 序 我梦想的那种生活……	/ 3
第一章 风雪长江源的迷乱与震撼	/ 1
第二章 我的马尼干戈	/ 23
第三章 雅鲁藏布的另一面	/ 35
第四章 徒步汉江寻源	/ 57
第五章 探访雅砻江之源	/ 65
第六章 山岩父系部落：酒、马和女人	/ 75
第七章 长江源头第一县和那个荒凉废城	/ 83



第八章 记忆里的颜色：宝山古石城	/ 89
第九章 失落的古盐都：黑井寻梦	/ 99
第十章 得荣：山洞里的寺庙	/ 111
第十一章 “神灯”和两面湖水以及那滴眼泪	/ 115
第十二章 12月的荒原，我们骑车穿冰河而过	/ 129
第十三章 在神农架找“野人”	/ 141
第十四章 我和更桑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 181
第十五章 鄂西北大山深处的高家花屋	/ 209
第十六章 古栈道	/ 223
附 长江·母亲河的呼唤	/ 247

序

我的朋友税晓洁一二事

(Only You)

· 龙虎林

某夏，在一华宅的屋顶花园小筑中，初识税晓洁。

他干瘦如柴，骨架子似的身体上拖挂着肥大的汗衫和短裤，趿着拖鞋。一面贪婪地抽着别人递上的“三五”烟，一面以一个在塑料独凳上都坐得出舒服劲儿的姿势，和已不知是第N个见面的书商，嘀咕着他那本“坐在水上写出”的书的出版。如今，这本他命中稻草似的书早已卖出去了。恍若隔世，多年前的事情了……不久前的一次QQ聊天中，他一个劲儿地用他那平常老打错别字的拼音输入法正确无误地打道：五年了！五年了啊！想像他屈伸着裸臂，用似悲似喜的夸张表情望天呼号着这些话时，我能不感动吗？

阿税的那副尊容最令人印象深刻。这是我事后总结出来的，虽然我和他仅见过那么一次。那是一张无论如何都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的脸。对于他那种级别的瘦人来说，要将面部皮肉控制到这程度，难度之高，恐怕只会让人往“是不是天生的”去想。我习惯以“阿税”而不是以“什么什么山杀手”称呼他，很大原因在于此。从这一点来说，阿税是喜滋滋的。虽然他嚷嚷得多的是饥寒交迫，“秀”得多的是杀手似的冷与酷，但他的脸总是背叛他的心。当然，他自己从来不在意或根本没意识到这种不调和。不信的人可以试着访问访问他的个人主页，

有一张酷像中亚沙漠地区贝都因人般的黑白头像，最能说明这一切。

想到这些，我便老是憋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真的没发现自己这种能带给人喜剧色彩般的功效？事实上可能他真没意识到这点。多数情况下，他只会对持这种怀疑态度的人说两个字：“傻×！”……然而正是这样，像我之类常在QQ或电话里变着法儿从他那里偷寻一两段快意的人就会后悔。后悔自个儿没阿税那般天真，没阿税那般本性不移。不管这种“不移”是基于什么样的道理。

要说道理就是瞎扯淡了。关于他，这类事太多。去漂世界上最难漂的江，在无人区和大峡谷中独自穿越，到老林子里去抓“野人”，徒步这河那江的和这码事一比也不算什么。当然阿税也说亲近自然，说环保，说母亲河或民族文化之类的大话、屁话。在他最真诚的类似自传体文字中他说这些是儿时的梦想（或是阴影）。反正就差没扯到弗洛伊德头上去了。但我实实在在听得更多的是，阿税就照相写字还加东游西荡嘴壳子死硬这招，然后投稿出书挣钱瞎找乐。

当然，这样说肯定是不负责任的，至少对不起答应为他写什么序。可能说的还有啥呢？不合群？厌恶城市文明？没爹妈老婆爱？郁闷任性撒野放狂？大概都有吧。但千万别当了真。我想这些恐怕也是阿税想要的效果。总之，穷极欲号时他说过这样一句狠话：“大不了咱就当作家去！”他骨子里就有那么一股子来自于贫贱的英雄气概。谁怕谁？大不了我……

（龙虎林，男，作家，原《西藏旅游》资深编辑）

自序

我梦想的那种生活……

我越来越认为“摄影艺术”对于我是件遥远的事情，拍照片对我来说就相当于记日记。

在学校我学的是美术，毕业却做了文字记者，从那时开始，我就认为自己的“艺术生命”已然结束。更可悲的是，因为可恶的好奇心老是偏执性周期发作，莫名诱惑总使我长年累月四处游走，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单位能容忍员工老不在单位待着并且还总杳无音信，记者自然也就做不成了，这注定了我只能自己和自己玩。还好，这也正是我梦想的那种生活。我现在的状态可以号称“自由撰稿人、自由摄影师”，目前这好像还挺时髦，足以安慰我的虚荣心。但老实说，走向这只有自己才知其味的“自由王国”，我是狠狠和另一个自我打过很多架的。诱惑无处不在，首先是受教育那么多年以后一下子脱离体制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就让人颇受煎熬……这中间，拍照是保持我心理平衡的良药或者说毒品。

游荡在大山和荒原之间，我渐渐没有了带刀的习惯，沉甸甸的相机能使我找到一种安全感。天长日久，我越来越偏爱具有金属质感的相机和镜头，拿着它们，我有手持刀枪的感觉。最近几年，我去过的一些地区和参加的一些活动诸如雅鲁藏布江漂流、徒步长江、神农架

找“野人”、雅砻江探源、汉江探源之类，一般被视为“探险”，回想起来，也真有那么一点危险吧，我也就姑且从众这么认为吧。在那样的日子，长久的野外生活往往会把人弄得疲惫不堪、脑子发木，懒得思考更懒得用笔写点什么，这时候相机这东西就显得好得不得了——凭感觉按下快门就是了。感觉，感觉这东西不管什么状态，是人就会有吧。不同的只是你斯时斯地什么感觉而已。我实在是个不求甚解的人，感谢现代科技使我这样的懒人越来越如鱼得水，可以说，现在玩相机在一般的技术层面上基本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你打自动档就是，再补偿一下加加减减就成，实在吃不准，包围曝光多来几张好了。当然，有闲心要玩效果那另当别论。

做记者的经历使我认识到：对于写字而言，派克金笔和塑料圆珠笔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能写出字就行。就像挑选写字的笔一样，因为去的总是一些险恶的地方，我对相机的好恶首先在于结不结实，经不经用。我使用相机的情状，制作相机者和珍惜相机者会觉得很心疼。摄影包我现在都很少用，通常是腰包里一台，背心两侧胡乱塞两台或干脆就挂在胸前晃里晃荡。这并非我不爱惜东西，因为很多时候，背上的行囊里帐篷、睡袋、炊具、食品之类早就把人弄得多背一张纸都嫌累赘，能简则减。各种牌子的相机用过不少了，有过一些痛心疾首的经历。我的使用体会是专业级别的几种相机都很好，都没什么大问题，功能变来变去其实也大同小异。现在我用美能达 a-9，实践证明，这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能够经得起我的粗暴对待而不会对我发脾气。作为一种顶级相机，a-9 的功能在我看来不仅足够用了甚至有很多多余。这相机我感觉最方便的一点是胶卷定位功能，不同的胶卷没拍完的时候也可以很方便地换来换去，机身带少的时候很方便。非要挑毛病的话，就是曝光模式转盘、过片模式转盘不小心可能误动，加个锁就锦上添花了。再就是，在包围曝光时，用自拍的话，每次只能过片一张，稍稍觉得有点麻烦。这些，在 a-7 上似乎已经加以改进。镜头方面我用过 AF17-35MMF3.5，AF80-200MMF2.8，AF 微距 100MMF2.8，AF400MMF4.5，成像都很不错。也都很结实，值得信赖。除了那只微距视觉上似乎有点单薄，但轻巧。

曾经有人很认真地问我是否天生就有一种流浪的因素包含在我的个性里，我想了半天也只好很认真地回答：如果真的存在这种东西，那

就算有吧。我因为不知道所以不敢肯定。最近，我和我的朋友写完了两本关于“雅漂”的书，有六七十万字。弄完以后突然发现，我们写了那么多，最欣赏的却是别人写的这一段：“当一个人走进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如果他到达时的惊讶是巨大的，并经历了长期艰难的适应阶段，那么，他所获得的感受将十分强烈、深入，以致会在他身上创造出一个具有新观念的世界，这世界将成为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以回忆的形式一直陪伴他到死……”我和我的藏族兄弟更桑在那个恐怖峡谷最深处走过一个多月，感受到过那种惊讶。我至今仍不认识写这段话的那个人，也不知道其人去没去过大峡谷，仅此，此人足以为我师。我想，我没有表达出来的这种感觉，也许就是吸引我四处飘荡的原因吧。现在我认为，一个人能在喜欢的东西中陶醉，就是幸福的。我不管这样是不是自欺欺人，我愿意这样。我知道我还将四处游历，一直到死。不过，我现在莫名其妙有了一点父母们对故乡的那种怀恋感。我知道，我游历的终点也将是故乡。谁又能逃脱得了宿命呢？那么，还有哪里是不可去的？还有哪里是不可抵达的呢？

我们这一代人常被人称做是没有信仰、尴尬的一代，既不背负历史的沉重又没有“新人类”的洒脱。对此，我们无言，也不想讨论这些。使我愉悦的是游历中总有很多东西使我感动，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脆弱，有时候，一个眼神、一棵草、一束光都能使我想流泪，甚至一些很无聊的电视剧也能看得我鼻子发酸。那么，在那些绝美的地方，我来了，我看到了，我便要记录下来。问题还在于，在路上的时候，你能深切地体会到商品经济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啊。即使很多不易抵达的地方，也几乎可以说一年一个样。很多东西，不拍下来，也许就再也看不到了。更糟糕的是，自从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的这100多年来，不仅人与动物、森林之类的关系紧张，更可怕的是，整个地球面貌的变化也可谓非常巨大。一些环保人士痛心疾首叫嚷冰川退缩、草场沙化……但我仍固执地认为，这些大的变迁从根本上与当地人民关系不大，根源在以美国佬为代表的那些消费主义掠夺式观念上……其实，这些，正在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好了，题外话多了，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打住。

自从迷上该死的野外探险，我就渐渐成了一个酒徒。在大山与荒原之间，我百饮不醉：在青海玉树9个人喝16瓶，在四川甘孜州得荣

7个人喝17瓶半，在云南大山中的农家火塘喝酒常用海碗，在雅鲁藏布江上干脆就感觉从没喝痛快过……和我对饮过的人都知道我酒风极好，从不拉拉扯扯，不会比别人少喝……可是一回到这可恶的城市，半斤就可以把我放倒。喝到七八两，我就会失去记忆，甚至乱砸东西，为此，得罪了不少朋友。这非常糟糕，多次后悔莫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徒步长江”之前，在城市我还能把握住分寸，这之后，城市的酒就开始拒绝我，和我过不去。我觉得我没变，可是，我的饮酒之躯却已不属于我。痛哉！我想很多时候我都得戒酒，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这也许就注定了，我还是要奔波在那些大山和荒原之间。我害怕我再去晚了，都和城里差不多了，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可以痛快喝酒的地方了。我知道我现在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怎样更好地记录下这些。这常常使我困惑。但好照片和不好的照片似乎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吧？一般而言。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了……以前我总是老熊掰苞谷，总在疲于奔命，碰见什么拍什么。这么多年下来，自己看自己的东西，也找不到几张能多看两眼的。现在，我打算在一些我喜欢的地方“死磕”，要拍，就老老实实待几个月，和我喜欢和好奇的事物朝朝暮暮，也许能弄几张耐看的好玩照片吧，也许能用照片说说话吧。

（原载《中国摄影》杂志2001年第8期）

第一章

风雪长江源的迷乱与震撼

一 遇险别说鸣枪呼救，就是打炮也没有用……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万里长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河，同黄河一样，千百年来，她以博大的胸怀，滋养了古老的华夏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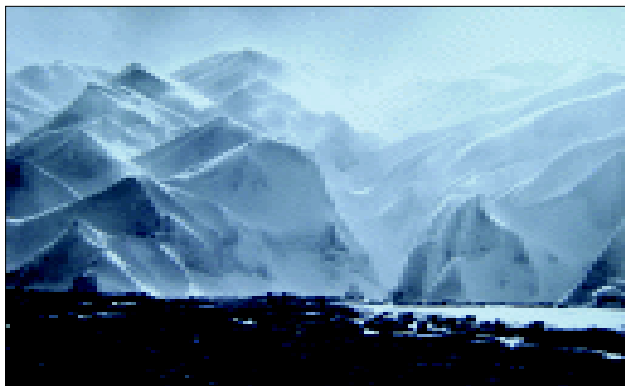
初冬时节，我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到达了青藏高原腹地深处的长江源头——各拉丹冬雪山。

各拉丹冬雪山是唐古拉山脉的最高峰，海拔6621米，这个名称来源于藏语，意为“高高尖头的山峰”，雪峰周围有南北长50多公里、东西宽30多公里大大小小50多条冰川构成的庞大冰川群。

万里长江最初的水流，就来自她怀抱中的圣洁冰川。这个高度，在世界大河的源头中，也是第一。

这块神奇而美丽的土地，天高地阔得令我们时时以为已将目光抛到了天外。对于人类来讲，这风光美得令人心醉的地方，却最不具备生存条件，甚至比南极、北极还要严酷。

这片被称作地球第三极的荒凉大地，是地球上最高寒的地方，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到海平面的一半，年平均气温也在冰点以下。



↑ 冰川融水将汇入长江，奔向大海。

↓ 一场大雪灾，冻死了这几户人家一半以上的牛羊。对“无人区”的这几户人家而言，牛羊对于他们，不仅仅是食物和财富，更是他们的光荣和梦想。





↑ 作者在寻源途中

↓ “无人区”里的孩子拥有世界上最纯真的眼睛和笑容



一般认为，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人类就无法生存，是“生命禁区”。这一带，长期被称作是“无人区”。

我们到达唐古拉山时，进入长江源头的黄金季节已经整整过去了两个月。

这是为了到达长江源头所作的第二次努力，一年前，我们“徒步长江”先遣队在青海省会西宁市奔波多日遍访有关部门，得到的关于源头地区情况是一团迷雾。关于各拉丹冬，因为真正进去过的人极少极少，种种传言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湖北老乡《青海日报》记者



↑ 各拉丹冬景色。海拔6621米的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是万里长江的源头。

魏兴国8月份随一支官方组织的吉普车队伍在那一带转悠了多日，没有到达那块圣洁的冰川，他叙说了历险过程后对我们说：“出来一看见青藏公路，那心情真是……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在里边万一遇险，别说鸣枪呼救，就是打炮也没有用……”更有人劝我们别去了，进去了可别出不来……而给我们极大信心的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罗松达哇先生，他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骑上马、牦牛驮上给养，是可以进去的。”但是千万要“准备充分，挑个好季节……”我们到达柴达木盆地南缘中部的格尔木市后情况才渐渐明晰，各拉丹冬就在该市

管辖的唐古拉山乡。这个乡，论面积与台湾省相差无几；论海拔，可能是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级政府机构了，当地人也戏称唐古拉山乡为“最高政权”。格尔木市提供的详细资料说：各拉丹冬所在的唐古拉地区地势高耸，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气候寒冷缺氧，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50%~60%，年仅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4.4℃，极端低温为-45.2℃。常年大风，平均3.5米/秒，大时有40米/秒，大风天每年有130天，当地人称：六月雪，七月冰，八月封山，九月冬，一年四季刮大风。

我们沿着青藏公路在唐古拉一带活动多日，原定计划是搞清楚到达源头的路以后，再沿通天河而下进入玉树藏族自治州，没有成功。后来我们不得不翻越唐古拉山进入西藏地界。不巧，拉萨那几日发往昌都的班车因前方塌方不通车，昌都地区驻拉萨办事处李主任建议我们先飞往成都后，再由成都飞昌都，他们回昌都一般都是这么走的。人算不如天算，计划再次改变，在朋友帮助下，我们搭乘一架军用伊尔-76运输机飞往成都，谋划着从四川成都经甘孜州入青海玉树。到了成都一打听，那时甘孜到玉树根本没有班车，巧遇捷安特公司驻成都销售部的林永茂先生，听说我们的计划后，赞助了我们两台捷安特公司最好的山地车，并配备好所需配件。我们就骑自行车到了青海玉树、西藏昌都、云南中甸等地，历时四个多月终于辗转沿长江回到湖北。

二 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这次一踏入唐古拉山，后脑深处就仿佛有根粗粗的钢针不停地搅动，疼得人几乎想把脑袋揪掉；前胸后背也像各压着一块巨石，闷得人能真切地感觉到每一次呼吸；肺部明显地感到吸进来的空气不足以使之扩张，每收缩一下也要使出浑身的力量；而身体又是软软的，没几分力气；脑袋好像空空的又仿佛塞满了东西，不知道该想什么不该想什么；一切都灰蒙蒙的，眼前罩着一团雾……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半清醒状态，意念在支撑着意识在工作，而体力又难以维持这种工作，这就是典型的高原反应。

——尽管高原对于我们已不陌生，高原反应也不是第一次来临，这次的反应也并不比去年初上高原强烈，但当时的那种感觉仍使我们



↑ 母女。她们其实是代表着人类，对地球上最高寒的陆地，对人类所能生存的极限条件，进行着顽强的挑战。

陷入深深的恐惧……传说中，每年在青藏高原，被高原反应夺去生命的内地人并不是一位数。我们亲耳听到的，仅在格尔木到拉萨的班车上睡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的人也不止一个。

老实说，当时我们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恐惧。虽然现在明白了，实际上，真正因为高原反应丧命的，大多是传说，几乎都可以归为个案。高原反应其实并不可怕，自己内心沉稳下来以后，这些都不值一提。上了高原，这种身体反应不过只是人体需要一个调节过程而已，这个过程因人而异，或长或短。那次在拉萨认识的刘建，就在不久前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几乎同时，还有一个71岁的日本老头，也上了8848米的顶峰。当然，也有惨痛的，曾经在北京送别我们“徒步长江”的阎庚华大哥，更早的时候就被无耻的电视直播害死在珠峰。想起这个，我就想骂人。（扯远了，打住。）在这里想说的是：对付高原反应，人的意志力很重要。在探险活动中，人的坚强的意志力，也甚至比强健的体魄更重要。

不过，当时在冰天雪地的唐古拉，我们真的有点被高原反应吓住啦。

“黄河之水天上来……”这看似浪漫十足的诗句，在那时的我们看来其实非常的客观、纪实。各拉丹冬雪峰的标高是海拔6621米，相对于我们生长和工作的海拔几十、几百米的地方，那是人们目力所不能

及只有靠想像力才能达到的高度。——我们当时自恋到有“悲壮”情绪，甚至，弄了个“一息尚存，不落征帆”的誓言。记得出发时朋友们送我等上路，没赶上客车，热血沸腾地上了一列拉油的货车就西行。离十堰地界不久天就黑了，黑夜里咣里咣当的火车上我们的血依然是滚烫的，大家热烈地扯东扯西，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妙，美得让人直怀疑自个儿是不是自个儿。10天后到了青海西宁，脑袋里紧绷的弦稍一松，病倒了，我发烧烧到41.8℃，头重脚轻，每天都觉得活不过明天了。整整打了7天吊瓶，长这么大第一次让医生扎得胳膊到处是眼儿……一切都是自找的，只有挺着。挺一挺，也就都过来了。后来上到真正的高原，最初的高原反应过后，每天在4000米、5000米的冰天雪地跑来跑去，整天喝酥油茶，吃生肉，睡雪地，竟连一次感冒也没有过。“人活着就是这



↑ 作者在各拉丹冬

么回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跌倒了，爬起来，不就过来了……”后来在成都采访10年前的“长漂”勇士杨勇，那天他说这些时，我竟为这些听过多少人讲过多少遍的话猛地一震。

到达唐古拉兵站，扛过了高原反应以后，我们就开始寻找达尔吉大哥。

头还有些隐隐作痛，行走的步伐也不能太快，站在唐古拉山兵站门口用卫星定位仪定点，有战士过来说：“楼顶那旗杆顶，海拔刚好5000米，我们站的这地方嘛，也就4990多米吧。”一测，果然如此。

达尔吉大哥就住在唐古拉兵站附近的道班，他是1986年“长漂”时的主要向导。后来，又带领来自海内外的数支考察队去过各拉丹冬多次。

很顺利找到达尔吉大哥，他把“长漂”的杨勇、冯春等视为生死



↑ 我们的向导达尔吉大哥。从1986年“长漂”开始，他带领很多支队伍进入了长江源头。如果没有这些当地人，外来者要到达那几条冰川几乎不可想像。他现在随妻子达娃住在唐古拉兵站旁边的道班。

兄弟，我们这一接上头，按照他的逻辑，他信任的人的朋友自然也就是他的朋友，二话没说，就替我们安排行程。达尔吉大哥说，在这个季节，从老温泉100道班的岔道口进入百余公里外的江源“无人区”，是没路可走的。要想进去，要么雇牦牛，要么雇汽车。如果雇车，一定要雇两辆，一辆陷住，另一辆可以拖出来。

此时此地能找到的只有东风卡车，按照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也只能租用这种车。我们在青藏线跑来跑去，找了很多司机，个个摇头：“即使你们一天给2000元，我们也不去，送死啊……”后来，还是达尔吉大哥在两顶牧区的帐篷里，反复劝说，吉日乡的两位藏族司机终于答应跟我们进源头。

车子总算搞定，可惜，天公不作美，一连好几天，漫天飞雪，天地间都是一片白茫茫，我们只好每天缩在屋里烤火，一筹莫展。

三 在无路处跋涉

9月30日清晨，睁开眼还是沮丧。不用出门，窗外射进来的白光就告诉我们，雪还未停，大地仍是白茫茫一片。

午后，天突然放晴了。下午3时，我们两辆东风车赶忙上路。嘎尔玛才仁的车打头，木沙的车随后。半个小时后，我们离开青藏公路，沿十八工区旁的一条小河向西，直奔各拉丹冬。

说是直奔，其实车速慢得惊人。最初，路倒是有一条，是多年前

通往各拉丹冬附近的一个废弃的水晶矿的。刚一离开青藏公路，车就开始爬坡。坡倒是小坡，从河的一边下到河底，再上到对岸，但坡度大得几乎垂直。上了坡，沿河谷前行路倒是平坦了，但车却不时像走进了海绵里，时时下陷，这时就得倒车，原路返回，再找新路。很快，前车变成了后车，达尔吉大哥乘坐的木沙开的断后车成了先锋车。

车子沿着河谷绕来绕去，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寻找道路。对讲机派上了大用场，河谷不时拐弯，看不见前车时，对讲机里便传来达尔吉大哥的喊声：“跟上了没有？跟上了没有？”

这天还好，过河时，车陷了几次，只要打起千斤顶，轮胎下垫上几块石头，轰上油门，一下子就可以冲过去。前车陷住了，也没有关系，后面的车，系上钢丝拉起来，重新找路就是。

不久，我们进入海拔5000米的一块沼泽地。沼泽布满由于冻裂而形成的草墩，草墩浑圆而大小不一，草墩之间满是积水，汽车在上面行驶十分困难。车轮一旦卡在里面，就前后不能移动，越动越往下陷。我们只好隔一会儿就从车上跳下来，挖路、铺石头。两辆车相互拖拉。

..... ↓ 各拉丹冬景色

